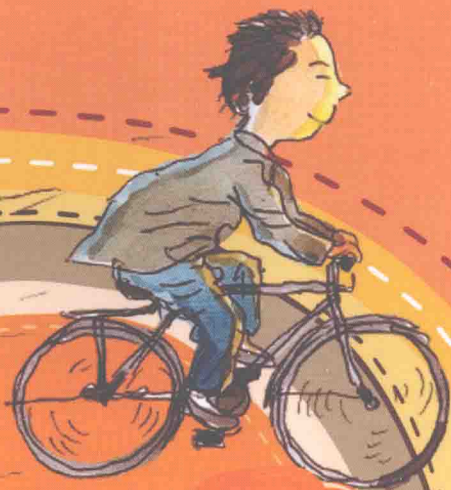




怪老头儿
经典童话系列

孙幼军◎著

梦寻童年

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寻梦童年 / 孙幼军著. —南京: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5.5

(怪老头儿经典童话系列)

ISBN 978-7-5346-8593-4

I. ①寻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90142号



书 名 怪老头儿经典童话系列——寻梦童年

著 者	孙幼军
责任编辑	李 燕
封面设计	李 璐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9.75
版 次	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346-8593-4
定 价	22.00元

(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)



_____ 的藏书

NO. _____

收藏时间: _____

收藏地点: _____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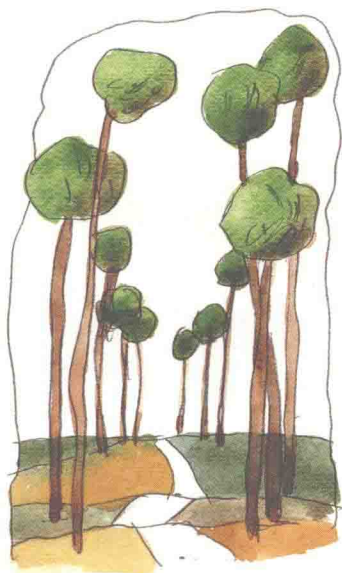
这本书送给: _____

他的作品

伴随三代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

充满了童真的欢声笑语

传递孩子们最美好的童年心愿





作家简介

孙幼军，当代著名童话作家。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。1961年出版长篇童话《小布头奇遇记》，此书累计销售百万册以上。此后陆续出版中篇童话《神奇的房子》、短篇童话集《小狗的小房子》、系列童话集《怪老头儿》等30余部作品，小说10余篇、散文100多篇。另有译自俄文和日文的小说、童话《不不园》《伏伦盖尔船长历险记》等七种译作。曾获国际安徒生奖提名，是我国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。作品曾获IBBY荣誉证书、中国作协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“国家图书奖”提名奖等多种奖项。



画家简介

王祖民，国内一流儿童插画家，为儿童读物绘画是他毕生的乐趣。曾任职于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，编审。绘画作品在国内主要儿童读物、杂志均有发表。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儿童读物插图奖”银奖和中国“国家图书奖”，并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及展出。





目录

杏黄色的小枕头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一） / 001

一盘花式蛋糕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二） / 004

悔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三） / 007

弟弟是从哪儿来的——最初的记忆（四） / 012

桃园的大鸡和小鸡 / 018

两个讨厌小子 / 023

小·黑 / 029

草帽事件 / 036

“鬼”的问题 / 045

老头儿和担子摔一跤
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一） / 050



我的“黑驴”

——两轮上的半个世纪（二） / 055

逃 难 记 / 061

光腚大会和“遗书” / 076

那时候，我爱“玩儿课” / 083

写大字和唱京戏 / 089

冰上翱翔的日子 / 094

我当“小书迷”的日子 / 102

小影迷兼小歌手 / 109

关于《我的日记》 / 117

写 信 / 122

话说作文 / 127

日记里的“作文” / 131

我写童话的事 / 137

倩倩的猫咪 / 141



杏黄色的小枕头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一）





地板上有一抹黄色的阳光，好像是中午。

妈妈躺在床上，睡着了。

床很高很高。我踮起脚、伸长胳膊，抓住妈妈头下的枕头，用力扯。

妈妈被扯醒了，睡眼惺忪，喃喃地说：“别闹……”

什么“闹”啊？那个杏黄色的小枕头是我的！我一边扯，一边叫：“给我！给我！”

妈妈又被扯醒了。她不耐烦地抽下枕头，丢给我。

我急忙把我的枕头抱在怀里，搂得紧紧的。

妈妈晕乎乎地伸出一只手去，在床上横。

她一定是想摸到另外一个枕头。可是她什么也没摸到，又睡着了。那只手就那么伸着，而且，

没了枕头，脖子歪着。

脖子歪着，头发还披散在脸上。看那样子，一定很不舒服。

我站在床前看着妈妈，心里后悔起来。要是妈妈这时候醒了，我会把枕头送上去，说：“给你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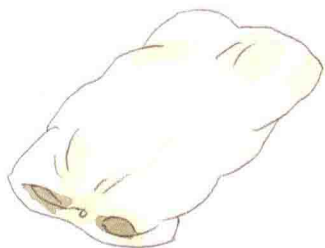
但是妈妈不醒，头还是那么歪着。

妈妈真可怜……

我抱着枕头站在那儿，哭起来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这件事还留在我记忆里。如果不发生这件事，我根本不会知道还有过一个属于我的小枕头，不会知道它是杏黄色的。

妈妈 19 岁时生的我。那一年，妈妈该是 21 岁。





我女儿 21 岁的时候正读大学，很贪睡的，何况妈妈要劳累得多。

我心里留下一个永远的歉疚。明知妈妈绝不可能记得那件事，我提它干什么呢？

我已经是 W 学院的教员了，有一年妈妈到北京来，随身带着个小相册，拿给我看。有一帧是我站在床上，扶着比我高出一头的铜栏杆。我说：“啊，就是这张床！”

床只抵我膝盖，我那时却觉得它高不可攀。我乘机向妈妈讲起杏黄色小枕头的事，连同我的忏悔，还摇头苦笑：“一次私有观念的大发作！”

妈妈说：“你小时候，挺懂事的。”好像是讲，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。这实在比不记得还要糟。

“懂事”是后来。先是有个妹妹跟我平分秋色，接下来是二弟，三弟，四弟。他们不仅用我的枕头，还穿我的衣服，拿走我的玩具和故事书，一直发展到：“就这么两个啦，给弟弟吧！”

我的私有观念，是被弟弟妹妹们打破的。



一盘花式蛋糕
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二）





爸爸和妈妈各牵着我一只手，走在人行道上。人行道上的积雪被路人踩得坚实，光亮。我时而蹲下来，让爸爸妈妈弯身拉着我滑冰。

哈尔滨严冬的傍晚，连空气都像是冻得凝固了，我却折腾得浑身发燥。爸爸妈妈在一个明亮的大玻璃窗前停下来，指着橱窗里几个穿皮大衣的“木头人儿”，议论着。我闲得无聊，抚着横在大玻璃前一条很粗、很长、锃亮的铜扶手跑来跑去。

我从头到脚，给捂得严严实实。我的手上戴着厚厚的“手巴掌”，还有一条细带子连接着。要是想领略一下铜扶手的清凉，最便当的办法大概只有把舌头伸出去，舔上一舔。

我就那么干了。

发生了我完全没料到的事：我的舌头立刻牢牢地黏在大铜管子上。我惊慌地一挣，舌头是扯下来了，一块皮却留在铜管子上面。

我“哇”地一声哭出来。爸爸妈妈双双跑来，其中一个抱起我。他们不知道，世界已经在这一刹那毁灭了。商店，路灯，汽车，连同跑上来的爸爸妈妈都一齐消失了，眼前剩下的只有一大片可怖的红色——我嘴里流出的鲜血。

凭着自己的过失，我博得了一份额外的爱怜。

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，妈





妈把我领进了一家俄国咖啡馆。屋里很幽静，只坐着两三个人。桌面是玻璃的，椅子像火车里的座位，有高高的靠背。躲在那后面，没人看得见我。

穿白上衣的侍者端来一杯袅袅升上一缕白气的牛奶，还有一大盘漂亮的、香喷喷的小蛋糕。妈妈笑着把牛奶和蛋糕都推到我面前，拿起锃亮的小匙子放在我手里。

那盘点心真诱人啊！小蛋糕有长方形的，有三角的，有圆的，下面都有个花边儿的白纸托托儿。蛋糕上面挤着各式各样的奶油花朵，有一块在黄花朵中间还嵌着个通红的樱桃。我常在“秋林公司”的玻璃柜里见到这东西，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扯住我的手，我才肯离开。

现在，它们就摆在我面前，那么大一盘子！可是，我只是眼泪汪汪地看着它们。

终于，坐在我对面的妈妈也眼泪汪汪的了。

妈妈说，那一年我3岁。

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，世界上的事情常常是不如意的。前几天我向一位偶然碰到的老同学发感慨，说那会儿看见烧得红彤彤的肘子真馋啊，就是没钱买；昨晚老伴儿烧的那个肘子看上去极好，却没胃口吃了。老同学笑了，说：“正是俗话讲的：‘有牙没豆儿；有豆儿没牙！’”

我同那盘令我怀念的花式蛋糕也是这样的。



悔
——最初的记忆（三）





儿时，我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有许多白俄，几乎和中国居民一样多。哈尔滨那会儿被称作“东方莫斯科”，大概不独因为有成片的俄式房屋和道里、南岗的大“喇嘛台”（当地人这样称呼教堂）。人们叫那些白俄“老毛子”或“穷老毛子”。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事既劳累又没多少收入的劳动，像扫大街、送报、收废品、穿上花制服站在商店门口恭恭敬敬给进出的顾客开门。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善关系，跟那些在“日满提携”口号下装出一副笑脸、却又在骨子里把中国人当做奴隶的日本移民完全是两类人。性格纯朴的“老毛子”即使行乞，也想给施舍者一些回报，并不像中国乞丐那样只管伸手要钱。在爸爸遗留下来的摄影作品里有一帧《流浪盲乐师》，那上面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老毛子乞丐：人行道上两个衣着整齐的娃娃的背影，是我和妹妹。我们伫足，望着那位靠墙坐着正在拉“巴扬”（一种